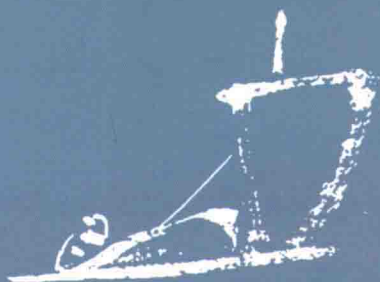


读 与 行 的风景

贾宏图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读与行的风景

贾宏图 /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与行的风景 / 贾宏图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317-3294-5

I. ①读… II. ①贾…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98842 号

读与行的风景

Du Yu Xing De Fengjing

作者 / 贾宏图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张 喆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经销 / 新华书店

网址 / www.bfwy.com

地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邮编 / 150010

印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10×1000 1/16

版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字数 / 348 千

印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张 / 24.5

书号 / ISBN 978-7-5317-3294-5 定价 / 49.00 元

作者简介

贾宏图，黑龙江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68年5月从哈尔滨上山下乡到北大荒，1976年12月返城后，曾在哈尔滨日报社、哈尔滨市委办公厅、黑龙江省作家协会、省文化厅、黑龙江日报社和省人大任职。现为省政府文史馆馆员。

198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委员，中华新闻工作者协会第六、七届常务理事。曾任中国“鲁迅文学奖”第二、三、四届报告文学评委。曾三次获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奖，曾获“当代文学奖”“改革开放30年优秀报告文学奖”和“徐迟优秀报告文学奖”。曾多次获东北及黑龙江省文艺大奖和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征文奖。1992年起享受政府津贴。

贾宏图主要文学著作

报告文学

- | | | |
|-----------|----------|-----------|
| 《大爆炸》 | 中国新闻出版社 | 1988年 |
| 《跨世纪人》 | 人民文学出版社 | 1994年 |
| 《大江向洋去》 | 作家出版社 | 1994年（长篇） |
| 《我们的故事》 | 作家出版社 | 2008年（长篇） |
| 《我们的故事-2》 | 作家出版社 | 2009年（长篇） |
| 《仰视你，北大荒》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10年 |
| 《于维汉传》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2012年（长篇） |

散 文

- | | | |
|-------------|----------|-------|
| 《贾宏图散文》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1995年 |
| 《美国这杯鸡尾酒》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1997年 |
| 《为往事干杯》 | 哈尔滨出版社 | 1998年 |
| 《倾听大江》 |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 2002年 |
| 《天涯走笔》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05年 |
| 《邂逅大师》 | 文汇出版社 | 2006年 |
| 《活过爱过写作过》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10年 |
| 《有多少浪漫可以重来》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2012年 |
| 《读与行的风景》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14年 |

出 品 人：宋玉成

责任编辑：李庭军 张 喆

封面设计：四喜视觉传达

目录

第一辑 书与人

书的温暖 / 003

孤独而芬芳 / 007

多听老人言 / 010

史铁生和他的地坛 / 013

梁晓声的普世情怀 / 015

赵瑜如何追寻黛莉 / 017

你看过《朗读手册》吗？ / 019

家教“圣经” / 021

和孙子一起尝月亮 / 023

警惕：“下流社会” / 026

秋色书香 / 028

第二辑 行与思

从璩琤到爱辉 / 035

我把太阳迎进祖国 / 040

雄奇龙江小三峡 / 046

龙在嘉荫不是传说 / 050

白桦树，我永恒的青春 / 056

让我再看你一眼 / 061

浴火重生之城 / 067

泥中孕春秋 手上起风雷 / 074

绿色旋律之梦 / 078

第三辑 为友文

耸立在天山风雪中的壮丽塑像 / 085

心灵之火 照亮人生 / 091

平生多少事 尽在那端牵 / 100

路灯与瀑布 / 108

至上幸福至高境界的记录 / 113
抚今追昔 盘点人生 / 120
大地飞歌 历久弥新 / 125
把胜利和光荣写满大地 / 131
爱情是跨越苦难人生的桥梁 / 140
一代人命运的备忘录 / 145
腹中贮书一万卷 不愿低头为草莽 / 150
一个遥远小村的永恒记忆 / 156
对历史文化的守望和建设 / 162
一面折射社会和人生的镜子 / 166
动物世界的人文叙述 / 169
光荣！你们曾是北大荒的孩子 / 174

第四辑 敬先贤

刘白羽和雾虹桥 / 179
高莽的记忆 / 184
想起张权的歌声 / 189
感谢你，雷锋 / 194
拜年时，一位老人对我说 / 198
背影如山 / 203
早该对你说的话 / 208
将军泪 / 212
他用生命为北大荒写传 / 217
大师相与孩子气 / 230

第五辑 向远方

牵挂东欧 / 237
印度惊奇 / 297
非洲的壮美与警示 / 357

后记 / 382

第一辑

书与人

书的温暖

最近写了几篇鼓吹读书的小文，有朋友说，人生苦短，还是抓紧时间写点有分量的东西吧。写那些“豆腐块”有啥用！可我不以为然，还是一意孤行。

其实读书的意义已被无数的先人说过了无数遍，老祖宗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西方哲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最近偶然在《读者》上读到一篇关于读书的文章，让我对读书又有了些新的认识。作者是个叫罗伯特·瓦尔泽的瑞士人，他是与捷克的卡夫卡齐名的作家，他的见解很朴实也很真诚：

“我一读起书来，就觉得自己是个内心平静、和蔼可亲的人，也就不再去做蠢事了。可以说，勤奋读书者就是一群内心喜悦的人。既不需要打扰别人，也不会给人带来痛楚，他们可以获得一种高尚、深刻而又持久的享受。这难道还不够出色吗？当然够了！读书之人绝不会心生邪念。一段

引人入胜、与人消遣的文字让人暂且忘却了我们人类的卑劣，忘却了我们喜欢无事生非，搅得彼此都不得安宁。”

我们处在一个急剧变革和发展的社会，物欲膨胀、人心纠结、是非不断。几乎每个人都在昂扬、焦躁和苦恼之中。而只有读书，才能让我们心绪宁静下来，抑制狂动的欲念，收起过度的愤怒，迷醉于书的芬芳，潜心于如梦的意境之中。这是精神的解脱、思想的升华，这是生活方式的一种积极的转变，我们何乐而不为呢！读书就是一种精神旅游，当你厌倦了眼前无聊的生活，你就走出去，一本书就是一个新世界，你会看到别样的风景，山水旖旎，气象怡人，让你神驰心往。在物质世界紧仄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的精神世界更开阔一些。读书当然是开阔精神世界简单易行的办法了。

最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蒋建国的一篇文章《筑牢人民心中的长城》。他在文章中说，当年康熙站在长城上说，秦朝筑长城以来，历朝不断修理加固，但挡不住大兵长驱直入，“可见，守国之道，唯在修德安民”。这位官员又说：“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筑牢人民心中的长城，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如果不能做得更多，至少要担负起一个最必须、最简单、最容易的责任，那就是拿起书本，陪着孩子、领着家人、带动他人，一起读书吧！”

把引导全民读书上升到维护民族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来认识，让我们这些以写书为职业的人，深感肩上的担子很重。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八届作代会的作家们既兴奋又忧虑，兴奋的是我们赶上了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会，可以大显身手了；忧虑的是大众对高雅艺术和严肃文学的疏远和隔膜。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农村人均藏书只有0.1册；城市实体书店正在一家接一家地倒闭；文学著作的发行量让作家难堪；低谷的文化却有着越来越大的市场。对这样的喜忧参半的现状，作家们一方面表达了要写出更多体现核心价值体系又让读者喜闻乐见的作品的积极态度，一方面希望国家对文学出版和销售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植。

在会议的间歇中，我跑到王府井书店和西单的图书城闲逛，这是一个

惯例，每次到北京都是如此。初冬的京城寒风凛冽，真有一股刺骨之寒。可书城里温暖如春，人群熙攘。一进大厅就被一股书香和汗臭混杂的味道熏染，却感到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滚动的扶梯上涌动着人流，如林的书架间游动着看书选书的擦肩接踵的人群。这里的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都是文化的信徒、书籍的“粉丝”。我看到在过廊处或角落里，许多人席地而坐，更多的是年轻人，他们可能不是来买书的，而是来看书的。我发现多数是学生，其中也有衣衫不整者，甚至有污头垢面者，他们也许是打工者，也许是流浪者，他们在这里找到了温暖、找到了慰藉。我观察，他们有人看得很专注，有人还用笔记着什么，有人捧着书睡着了。或许他们从劳累的岗位上刚下工，或许他们在风寒中奔波了许久，在这难得的温暖中他们睡着了，那梦境一定是美好的，一定“忘却了我们人类的卑劣”。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谁不是“流浪者”，谁不是“打工者”？我们都有身心疲惫的时候，都有需要温暖的时候。那么书店就是最好的去处，读书就是“抱团取暖”的最好方式。有人把书店只看成商业机构，只计算它的利润，那就错了；书店还是人们的精神家园，人们的精神驿站。我们没有理由不热爱它，政府没有理由不支持它的建设和发展。

面对这书的海洋，我有时很自卑，我就是一生不停歇地写作，才能写几本书，对众多的读者会有什么意义？我们的老主席巴金先生说过：“一个作家、一支笔可能起不了大的作用，但是一滴水流进海洋就有无比的力量。只要全世界的作家团结起来，亿万支笔集在一起，就能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更美好的未来。这才是我们作家的责任。这是理想，也是目标。”

是的，我的书可能是一点星火，但可以和更多作家的星火汇成火把，去点亮更多人们心中的圣火，让他们温暖、让他们振奋、让他们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奋斗。记得我写的那些知青故事，让被遗忘在大山里和荒原深处的老知青涕泪交流，因为远方的人们在祭奠他们没有墓碑的爱情与生命。那些把生命埋在荒原上的老知青的后代给我打来电话，感谢我为他们已故的前辈争得了尊严和荣誉。还有美国西加州的中国老知青们，把我写的故

事录成音在网上互相传送，以寄托他们对大洋彼岸的祖国和亲人的思念。一篇文章牵动多少人的情思，一本书给多少人以感动和温暖，这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和最大的宽慰。但奔波采访的劳碌和长年埋头写作的辛苦也让年过花甲的我有些力不从心。妻子的抱怨时刻瓦解着我的激情。那一个清晨情况有了转机。她坐公交车去火车站接客人，汽车的广播里正在转播电台播出的我刚写的“苍生大医”于维汉院士的故事，为了消灭危害一亿多人生命的克山病，他在贫困的农村奋斗了近半个世纪。拥挤的车上的人们都在静静地收听，她也在听，她流泪了，为于先生感人的故事，也为我的作品被更多人倾听。回来后，她对我说：“大家欢迎你。愿意写，你就写下去吧！”从此后，我的电脑旁少不了一杯热茶和我该吃的药物。

在这个飘雪的冬季，我坐在温暖的书房里写着关于书的温暖的故事，哪怕我的文章只能温暖一个读者的心，我就很满足了。因为他的心里一定能开出明媚的春花。

2011 年春

孤独而芬芳

秋高气爽的好日子，在大山里享受温暖的阳光、清新的空气和多彩的秋景，真是难得的幸福。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这种福，一天两天可以，可过个三五天，就受不了了。何故？忍受不了这一份寂寞。没人和自己说话，没有熙攘的人群，没有车水马龙的热闹，不能逛商店，更没有酒局和牌局。现在的人多数是会难以承受的。他们已经被市俗的生活融化了，都市才能满足他们日益膨胀的物欲，进山当和尚式的清苦生活，对他们如下地狱般可怕。

我为什么愿意过这种生活呢？因为我不怕寂寞，我也没有寂寞。因为我有许多朋友，他们日夜陪伴着我，和我说话，和我谈心，给我上课，甚至陪我玩，和我一起歌唱。我的朋友是谁呀？是书，是那摆满书架、堆满书桌、楼上楼下随处可见，甚至厕所里也有。他们有名有姓，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他们博学多才、无所不知，他们闭目养神、不事张扬，随时听候我的召唤。

有时，我请他们为师，比如那些历史文化的专家。一段时间，我突然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历史有兴趣，那位叫《欧洲史》的老师就来了，通过他我知道了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巨人”的时代，那个时代发生了“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那是恩格斯说的；通过他我还认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他们以自己众多的传世之作，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三杰”。如达芬奇的油画《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米开朗基罗的雕塑《圣爱》和拉斐尔的油画《雅典学院》。由此，我又对欧洲的绘画产生了兴趣，我又请来一位叫《欧洲美术史》的老师，接着我又迷上了欧洲的古典音乐，那位叫《欧洲音乐史》的先生就在我的身旁。他们诲人不倦，我是刻苦攻读。虽然知道了些皮毛，但再看外国名画和听古典音乐，也从看“热闹”转到了看“门道”。

住在大山里，有了自己家的小园子，突然成了种树迷。怎么种？种什么？我又请来了两位专家，他们叫陈进民和臧德奎，他们的著作都叫《园林树木学》。陈先生的“总论”丰富，让我明白了园林树木的生长规律、生态习性、对环境的功能以及栽植养育的方法；而臧先生的“分论”详细，对树木的种、属、科、目、门、纲、界都有介绍。根据他们的指导，我选种了适合当地条件的四十多科属的树，如裸子植物门松属的红松、樟松，冷杉属的冷杉，云杉属的云杉；如被子植物门柳属的柳树、红豆杉属的红豆杉、核桃属的核桃楸、桦木属的白桦树、梧桐属的梧桐树、葡萄属的山葡萄和爬山虎等。总之，大小兴安岭能生长的乔木、灌木、藤木大多数我都栽种了。现在我这个园林专业的“函授生”，也有了四年的种树管树的经验了，我的论文就是这春华秋实、硕果累累的两亩地的园子。

学问用时方知少，我又开始求根溯源地向达尔文老先生发问了，我又看了那部被称为“让人类真正认识自然和自己的创世巨典”——《物种起源》。这是一本难读的书，但还是囫圇吞枣地知道了“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初步原理。有趣好读的是英国《独立报》园林版记者安娜·帕福德的《植物的故事》。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植物改变了世界，或者说植物是世界改变的标志。这是我读了这本书的感受。据说，前苏联的一位作家写

了关于蜜蜂的小说，比专业研究蜜蜂的专家还精通，后来被国家科学院聘请为通讯院士。中国有这样的作家吗？

为给自己隐居山林的低碳生活壮胆，我又请来一位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我翻开了他一百多年前写的那本《瓦尔登湖》。第一页是徐迟先生说的话，他是这本书的译者。“你能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吗？如果你的心并没有安静下来，我说，你也许最好先把你的心安静下来，然后再打开这本书。”因为这位梭罗先生是与孤独为伴的，他的一生十分简单，十分安静。他1837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康科德城执教两年，然后就住到大作家爱默生家当门徒。1845年，他单身只影，拿了一把斧子，跑进了荒无人迹的瓦尔登湖畔的山林里，盖了一间简易的房子住了下来。1854年，他写了这本《瓦尔登湖》。徐老告诉我，这是一本寂寞、恬静、智慧的书，其分析生活、批判习俗，有独到之处。也许自然处境相似，我尚可读下去，那许多篇页的形象描绘，优美细致，像湖水般纯洁透明，像山林般茂密翠绿；而一些篇页说理透彻，十分精辟，对百年后为自己穷奢极欲而耗尽天下资源的人类是有深刻教益的。徐老特别提示读者，读这本书最好在黄昏之后，“心情渐渐地寂寞和恬静下来，再读此书，则忽然又颇有味，而看的就是白天看不出好处辨不出味道的章节，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心肺，动我衷肠。到了夜深人静、万籁无声之时，这《瓦尔登湖》毫不晦涩，清澄到底，吟诵之下，不禁为之神往”。遵徐老之嘱，一试读，果然如此。大概是因为我过着和梭罗相似的生活，种地栽树，自给自足；静心读书，心无旁骛。感同身受，体味竟如此相同。

我不是一个专心的学者，而是一个“杂食动物”，什么书都读，也并无功利，只图一份安宁和快慰而已。我喜欢孤独而芬芳的生活。我常想，在这物欲横流、人心纠结、是非不断的社会里，能保持一份清静和安详，能经常和大自然亲密接触，能坐在树荫下，躺在草地上，静静地读一本书，那是很幸福的事。可惜，现在能静心读书的人，多乎哉，不多也。

最重要的是每个人都能保持朴素淡泊的心地，也许这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2011 年秋

多听老人言

黄永玉先生在中国文化界可谓传奇人物，擅长版画，主攻国画，而为众人所知是他设计的“猴票”和“酒鬼酒”的造型。这位黄先生自称湖西老刁民，特立独行，敢怒敢言，嬉笑怒骂，皆为文章。上个世纪70年代，因为北京饭店的“猫头鹰”事件他被“四人帮”口诛笔伐，却“死里逃生”；80年代却因自己写的一组新诗，“歪打正着”名声大噪。我认识黄先生就是当时的一次全国文学大奖颁奖会上，我是个未名的报告文学小作者，挤在角落里看热闹；他头戴一顶鸭舌帽叼着木烟斗，和周扬、夏衍等前辈打着招呼。在那个早春时节，和一身黑蓝灰表情木讷的作家们比，黄先生颇为引人注目。

从此，我一直以敬仰的目光寻觅黄先生的身影，如他在家乡凤凰城、在北京郊区和在意大利兴建了自己的文化庄园，他又在香港、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举办了大型画展……而最吸引我的竟是他写的一本散文《比